

§ 庫茲庫斯海戰

馬爾馬拉海的風勢忽起。

庫茲庫斯的海灣外，雅典與斯巴達的艦隊已對峙多日。

斯巴達方面由米南德里奧斯(Mindarus)率領，並有流亡的敘拉古將領赫馬克拉特殘餘勢力協助，背後更得波斯薩特拉普法爾那巴佐斯的資金支援。他們的意圖十分明顯：奪取赫勒斯滂海峽的制海權，切斷雅典的糧道，令敵國因飢餓而亡。

雅典方面則由三位將軍——亞西比德、色拉西布魯斯(Thrasybulus)與克拉索克勒斯(Theramenes)合力指揮。這位曾經蒙羞而流亡的亞西比德，如今再度率艦北上，渴望以戰功洗刷自己過去的爭議。

初晨，海霧低垂，天光微白。斯巴達艦隊約八十艘，故意分散開來，宛如無心戰鬥的漁船隊。這是米南德里奧斯的計謀，欲引雅典艦追入港灣，然後以伏兵合圍。



亞西比德立於帕拉斯號船首，注視著敵人佯裝潰散的陣勢。

他心知這是陷阱，卻同樣明白：若不冒險出擊，便再無扭轉乾坤的機會。於是，他毅然下令二十艘前鋒艦全速追擊。

鼓槌落下，戰槳齊動，三列槳拍打海水，發出沉重的轟鳴。前鋒艦隊疾馳如矢，逐步逼近庫茲庫斯灣。

然而當雅典人深入之際，海霧中忽然響起另一陣號角。四十餘艘斯巴達隱伏艦隊猛然從側翼衝出，鼓聲震天，水花四濺。雅典前鋒頓時陷入重圍，船槳與船槳交錯，木角與木角撞擊。

「撐住！別亂！」亞西比德高聲呼喊。

他的座艦正面迎上一艘敵船，船首的青銅撞角狠狠砸上對方舷側。

碎木四濺，敵艦被撕開裂口，海水湧入。兩艘船幾乎同時震顫，甲板上的士兵跌倒，混亂中血與水交織。

斯巴達人登艦而來，矛與盾閃爍寒光。亞西比德親自持矛，與數人短兵相接。矛尖刺穿一名敵軍咽喉，血濺在他臉上，卻無暇拭去。

此時，色拉西布魯斯與克拉索克勒斯率領的主力艦隊自後方疾馳而至。數十艘三列槳戰船排成鋒矢，直插重圍。

「左舷衝擊！」鼓手高喊。雅典艦船展開迴旋機動，繞向敵陣後方。幾艘斯巴達艦尚未反應，便被船尾迎頭撞擊，木板炸裂，士兵翻落入海。

槳手在船艙內拼命拉動木槳，手掌磨破，鮮血滲入粗糙的槳柄。鼓聲如狂，逼迫他們用盡最後一分力氣。有人昏厥倒地，卻被同伴一腳踢開位置，避免拖慢整列節奏。

戰至正午，海面上漂浮著燃燒的油脂與碎裂的船板。數艘敵我戰船被鐵鉤拉住，緊緊咬合，進入慘烈的登艦戰。

一名年輕的雅典槳手臨時被抽上甲板，他握著仍帶木屑的短矛，渾身發抖。

面前一名斯巴達戰士如鐵塔般衝來，他幾乎是本能地刺出一矛，正中對方咽喉。鮮血噴灑，他怔怔呆立，直到同袍推他一把，才繼續前進。

甲板被鮮血浸濕，士兵滑倒、摔落，有人立刻被敵矛刺穿。有人落入海中，沉重甲具將他拖入水底，只留下短暫翻滾的氣泡。

亞西比德的身影始終在最前，他揮劍斬斷一條登艦索，敵艦猛然失衡，隨即被雅典戰士推開撞沉。

午後，戰局逐漸逆轉。

雅典人憑藉熟練的操槳與戰術優勢，一艘又一艘擊沉或俘獲敵船。斯巴達人雖奮勇，但指揮紊亂。米南德里奧斯見大勢已去，只能率少數船隻棄船登岸。

亞西比德把握時機，下令全軍逼近庫茲庫斯城下。

斯巴達艦隊七十餘艘被毀或被奪，僅少數自焚以免落敵手。雅典軍隨即登陸，與法爾那巴佐斯率領的波斯騎兵短暫交鋒。亞西比德親身陷入險境，數名護衛陣亡，方才突圍而出。

夕陽下，海面漂浮著焦木與屍體，鷗鳥盤旋不去。

雅典人在岸邊築起臨時祭壇，獻祭波塞冬，以感謝神明庇佑。

此役中，斯巴達損失七十餘艘戰船，數百將士或死或俘。雅典幾乎全數保存艦隊，並奪獲敵船六十餘艘。消息傳回雅典，舉城振奮，彷彿重得往日榮光。

當夕陽染紅海面，漂浮的殘骸與屍體隨波起伏。亞西比德凝視這片血色海域，心頭湧起複雜的情緒。

他望著俘獲的敵艦與重整的隊伍，耳邊傳來士兵們的歡呼。然而，他心底卻清楚：這勝利並不意味安穩。

「今日雅典舉城歡騰，明日他們或許又會懷疑我。政治的海潮比戰場更險惡。我能掌握槳與矛，卻未必能掌握人心。」

他抬頭看著暮色，胸口起伏，眼神卻冷峻。

「無論如何，我已向眾神與同胞證明：亞西比德依舊是雅典的兒子。至於未來——讓它來吧。」